佛本行集經/卷0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四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轉妙法輪品下

「爾時世尊作是思惟：『往昔諸佛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在何方所轉於無上微妙法輪？於時，世尊發是心已，其地即時自然涌出，異於餘方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復如是念：『往昔諸佛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云何而轉無上法輪？為當坐轉，為當臥轉？』於時，世尊發是心已，彼地方所，即現五百師子高座。世尊見此五百座已，即發敬心，以敬過去諸世尊故，三匝圍繞三高座已，至第四座，即上其上，加趺而坐，譬如師子無所怖畏無所驚動。時憍陳如五比丘等，即白佛言：『希有世尊！即今悉有如許佛來同說法也，云何乃有若干高座？』爾時，佛告五比丘言：『汝諸比丘！今應當知！此賢劫中，有五百佛，出現於世，三佛已過入般涅槃，我今第四，出現於世。餘者當來續復興顯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復如是念：『過去諸佛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為轉金輪，為轉銀輪，轉頗梨輪，轉琉璃輪？為當轉於赤真珠輪，轉馬瑙輪，轉硨磲輪，轉虎珀輪，轉珊瑚輪，轉七寶輪，為轉木輪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如是念時，於心內發自智見，知過去諸佛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依四聖諦，次第三轉十二種相因緣，而轉無上法輪。而世間中，無有沙門及婆羅門，或天或魔，或梵世界，無一眾生能作如是自在無畏轉法輪者。

「爾時，世尊箕宿月初十五日內，十二日昃過半人影，當如是時，名毘闍耶(隋言難勝)，北面而坐，合於鬼宿及房宿時，轉於無上清淨法輪。一切世間，所有沙門，及婆羅門天

魔梵等，無有能轉如是法輪，以房宿日轉輪，無礙說法，依世故以此日。

「爾時，世尊告五比丘如是言音，所謂如來有此言音，善能教授，善能慰喻，能教不缺，能教恭敬，不曲不諂，不麤不麤，不綺不朴，柔順調和。善能作業，不緩不急，無有妨礙，真正微妙，善巧分明，流靡甘美，悅可眾情，無濁無垢，不可毀壞。無與等者，離染清淨，久來常捨，不失不乏，無結無縛，解脫光潔，不貧不吃，亦不軟弱。能為一切眾生生樂，能與一切眾生身體而作潤澤，能發一切諸眾生心，能斷慾心，斷瞋恚心，斷愚癡心，能攝諸魔，能破諸罪，悉能降伏一切外道。

「世尊音響，善能教他，猶如鼓聲，猶如梵聲，猶如迦羅嚩伽鳥聲。如帝釋聲，如海波聲，如地動聲，崑崙震聲，孔雀鳥聲，拘翅羅聲，命命鳥聲。如鴈王聲，猶如鶴聲，猶如師子猛獸王聲，猶如箜篌琵琶、五絃箏笛等聲，聞者能令一切歡喜。教誨分明，意喜樂聞，微妙甚深，無處乏少，能令眾生造諸善根，聞者不空。字體分炳，文句顯了，義業幽邃，法藏真實，合時合節，合三摩耶，不過時授，知諸根情，順於法句，以諸種種布施莊嚴，持戒清淨，忍辱含受，精進勇猛，諸禪寂定，奮迅神通，智慧分別，世間善惡，慈成就樂，悲無勞勘，喜歡捨離。建立三乘，紹三寶種，分別三聚，淨三脫門，實語訓誨，智人所歎，聖所可意，無量無邊，猶如虛空，遍至一切，諸相具足。

「世尊如是聲音，告諸五比丘言：『汝諸比丘！出家之人，恒常須捨世間二事。何等為二？一受欲樂，凡有行動，依於聚落，凡夫所歎，此須棄捨。第二捨者，自身所困，受苦之處，非聖所歎，不得自利，不得利他，此法須捨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自身損處速棄捐，　　諸根境界悉須捨，

　　若能捨此二種法，　　即得甘露正真道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『汝等當知！我如是捨彼二邊已，說有中路，我自證知，為開眼故，為作智故，為寂定故，為諸通故，為覺了故，為沙門故，為涅槃故，而得成就。汝等比丘！若欲得知出有中路，如我所證，為開眼故，為生智故，為寂定故，乃至涅槃八正聖道，所謂正見、正分別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汝等比丘！此是中路，我已證知，為開眼故，為生智故，為寂定故，為發諸通，為覺了故，為沙門故，為涅槃故，當得成就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如是八種正路因，　　除滅死生恐怖盡，

　　既得除滅諸業已，　　永更不受一切生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『汝等比丘！至心諦聽！有四聖諦。何等為四？謂苦聖諦，苦集聖諦，苦滅聖諦，得道聖諦，如此名為四種聖諦。

「『諸比丘！何等相名為苦聖諦？所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憂悲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。此諸苦故，名苦聖諦。

「『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苦集聖諦？所謂此愛數數動心，發思慾事，處處思想，是則名為苦集聖諦。

「『諸比丘！何等名為苦滅聖諦？所謂彼愛遠離棄捨，悉除滅盡不留餘殘，心及心想一切寂定，是則名為苦滅聖諦。

「『諸比丘！何等名為得道聖諦？逮得於此八正聖路，所謂正見、正分別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，此名滅苦得道聖諦。

「『此苦聖諦，我往昔來，不從他聞，於諸法中，自生眼智，生意、生明、生誓願、生智慧。此苦聖諦，須如是知。乃至未聞諸法之中，生眼智慧，彼苦聖諦已照知竟(梵本再疊，今略取要)。

「『如是苦集聖諦，不從他聞，於諸法中，生眼及智，彼苦集法悉須滅之。如是乃至，苦集聖諦，已滅盡訖。

「『如是苦滅聖諦，不從他聞，於諸法中，生眼及智。彼苦滅諦今應須證。如是乃至生智慧已，苦滅聖諦，得證知盡。

「『如是苦集滅已得道聖諦，不從他聞，於諸法中，生眼及智。彼苦集滅，知得道證，乃至生智慧，還彼苦滅，得道證竟(已上四章並皆疊道)。

「『諸比丘！乃至我此四種聖諦，如是三轉十二因緣，如實未證，我未證得阿耨多羅三

藐三菩提，未可得言我覺了也。

「『諸比丘！我以此四聖諦三種轉如實十二相證，然後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如是可言我覺了也。

「『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生智生見，不散亂心，正得解脫。諸比丘！此我最後生，更不受有也。』

「佛說如是法相之時，長老憍陳如，即於彼坐，遠塵離垢，除諸纏縛，淨諸煩惱。於諸法中，得淨眼智，所有集法，一切皆滅。知法滅已，如實證知。譬如淨衣，無有垢穢，無有黑縷，隨所染處，而受其色。如是如是，彼憍陳如，即於坐處，諸垢皆除，煩惱盡滅，得法眼淨，如實而知。是時彼會六萬天子，遠塵離垢，亦於諸法，得淨眼智。

「爾時，世尊作師子吼，說是偈言：

「『不可言說法甚深，　　真如寂靜無名字，

　　最勝憍陳如先證，　　我所求道得不空。』

「而有偈說：

「『如是甚深法說時，　　最勝世尊慈悲行，

　　憍陳如得淨法眼，　　復有諸天億萬千。』

「爾時，所有地居諸天，聞世尊說如是法相，一時大唱，作如是言：『仁者各知！今日婆伽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在波羅榇鹿野苑中，往昔諸仙所居住處，轉於無上微妙法輪。若有沙門、若婆羅門、若梵若魔，實不能轉如是法輪。』而說偈言：

「『善哉世尊真如見，　　為眾轉甘露法輪，

　　持戒禪定輻輞釭，　　慚愧精進軸鋼轂。

甚深無異正真說，　　建立是輪三界尊，

今在波羅榇城邊，　　鹿野苑中如是轉。』

「爾時，彼處地居諸天唱是聲已，其聲上徹四天王天，四王聞已復傳唱聲，其聲中作如是言說：『今日世尊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在波羅榇鹿野苑中，轉於無上微妙法輪。一切世間，若有沙門及婆羅門，若梵若魔，實無有人能然轉者。』

「四天王天作是聲時忉利天聞，忉利天王如是作聲夜摩天聞，夜摩作聲兜率天聞，兜率作聲化樂天聞，化樂作聲他化天聞他化作聲，梵天王聞。時梵天王即作是言：『今日世尊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在波羅榇鹿野苑中，轉於無上微妙法輪。一切世間，若有沙門，及婆羅門、一切魔梵，實不能轉。』如是次第，經一念頃時上諸天，各各相告，其聲遍滿，如是乃至大梵天所。

「爾時，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，既聞聲已，復發如是梵音唱言：『今日世尊、佛、婆伽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在波羅榇鹿野苑中，轉於無上微妙法輪。一切世間，若有沙門，若婆羅門、天人魔梵，實無有人能作如是如法轉者。』如是次第，至有頂天。

「爾時世尊當轉法輪，是時天人魔梵沙門，及婆羅門，一切世間，大光普照。其鐵圍山，大鐵圍山，其兩山間，幽冥黑暗，所有眾生，受極重苦；而此日月，如是光明，如是大德，如是神通，如是威力，如是自在，而於彼處，不能照耀、不能令光；佛威神故，彼處普照、其中眾生，得光明故，各各相見，各各相知，各相謂言：『此處亦復有眾生也(已上兩句梵本再稱)。』

「爾時，世界土地所有一切樹木，百卉藥草，悉皆順時，隨其種類大小，各各自生莖葉花果，生已花自然來雨於佛上，為供養故。其虛空中清淨，無有塵霧烟霞，暫起輕雲，降微細雨，以灑於地，雨水清涼，具八功德。雨已還晴，復起微風，涼冷調適，四方皆淨，顯現分明，無有塵翳。上界虛空諸天聚集，作天音樂，唱天妙歌，雨天種種曼陀羅花，并及摩訶曼陀羅花。又雨諸天細妙之衣，雨天金銀琉璃所作七寶蓮花，復雨無量優鉢羅花、波頭摩花、拘物頭花、分陀利花，下如來上；復雨無量種種雜香末香塗香，散如來上，散已復散。如來坐處，四面周匝方一由旬，其種種花悉皆遍滿，間無空缺。復此大地，六種震動，動、遍動、等遍動，震、遍震、等遍震，涌、遍涌、等遍涌，吼、

遍吼、等遍吼，覺、遍覺、等遍覺，一切眾生一向悉皆受大快樂。於彼時中，無一眾生有慾惱者、瞋恚惱者、愚癡惱者、我慢惱者、貢高惱者，不驚不怖，無一眾生造作諸罪。若患眾生，即得除差；飢渴眾生，即得飽滿；酒醉眾生，即得醒悟；顛狂眾生，皆得本心。盲者得視，聾者得聽；若有六根不完具者，悉得具足；貧凍倮露諸眾生等，皆得富饒；羸瘦眾生，皆得肥滿；繫閉眾生，皆得解脫；枷鏁杻械諸眾生等，自然得出；地獄眾生，即得滅惱；六畜眾生，無有驚怖；餓鬼眾生，飢渴得定。如是因緣，其憍陳如，得名證智。

「爾時，長老憍陳如身如實得見一切諸法，如實得知一切諸法，如實得證一切諸法，如實得度煩惱險路，度煩惱磧，度無疑處，心中決定無有滯礙，已得無畏，不從他學。時憍陳如，知彼法行，從坐而起，頂禮佛足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我入佛法，世尊度我，以為沙門，與具足戒，願作比丘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憍陳如言：『善來比丘！入我法中，行於梵行，盡苦邊故。』是時長老憍陳如，身即便出家，成具足戒；餘四比丘，各說法要，隨機教授。而彼眾中，有三比丘，乞食他行，唯二比丘，稟受教誨；其後三人，既將食來，合有六人，相共坐食。彼等已得如來說法教化承受，當是之時，次一長老，跋提梨迦(隋言小賢)，其次長老名婆沙波(隋言起氣)，是等二人，即於坐中，遠塵離垢，盡諸結惑，淨煩惱界，於諸法中，得法眼淨，所有結惑，一切皆盡，識無常法，如實證知。譬如淨衣，無有黑縷，無有脂膩，隨所欲染，正受其色。如是如是，而彼長老跋提梨迦，并及長老婆沙波等，在於彼坐，遠塵離垢，得淨法眼，略說乃至，即成出家，得具足戒。

「如是次第，彼後來人所乞食者，如法教化，如法攝受。世尊如法示現之時，彼之長老摩訶那摩(隋言大名)，并及長老阿奢踰時(隋言調馬)，即於彼坐，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，得淨法眼。如是如是，長老大名、長老調馬，即於彼坐，盡煩惱垢，如實證知。彼等自見得諸法相，度法相已，無復疑心，到無畏地，不從他聞。於佛法中，得知證已，從坐而起，頂禮佛足，在於佛前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！聽我出家，與我具戒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二比丘言：『汝等比丘！善來入我自說法中，行於梵行，正盡苦邊。』時二長老，即成出家，得具足戒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小賢起氣憍陳如，　　摩訶那摩及調馬，

彼等初證知見此，　　如來甘露鼓法門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即告彼等五比丘言：『汝諸比丘！我日夜恒行正念故，正行行已，得於無上正真解脫，具足證知。汝等比丘！應當學我作如是念，行於正行，汝等亦當得此無上正真解脫，當證知耳。』

「爾時，魔王波旬往詣佛世尊所，到佛所已，即以偈頌，而白佛言：

「『瞿曇以慾愛自纏，　　一切天慾及人慾，

今既入此大纏縛，　　我決不放汝沙門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思惟知是魔波旬說，世尊如是思惟知已，即還以偈答波旬言：

「『我以久脫諸愛纏，　　天慾人慾悉並離，

大縛我既得出訖，　　況復汝先被我降。』

「爾時，魔王波旬聞佛說此偈已默然而住，如是思惟：『沙門瞿曇！知我意行。沙門釋子！見我心情』。即懷悵怏，苦惱不樂，於彼地方，沒身不現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復更重告五比丘言：『汝等比丘！若知諸色是無我者，是色則不作惱壞相，當不受苦，應如是見，應如是知。如是有色，以色無我，是故一切色能生惱，色能生苦。雖生苦惱，亦不可得色之定性。色既不定，亦不可願色如是有，亦不可道願如是無。其色既然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

「『汝等比丘！當知於識亦無有我，識若有我，此識應當不作於惱，不作於苦，以識體無不可得故。云何乃得作如是有？亦不可道願如是無。以識無我，是故識能作惱作苦，以識本無，即不可願識如是有、如是不有。』

「復告比丘：『於汝意云何？識為當常？為當無常？』時諸比丘即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此識無常。』佛復問言：『識既無常，為苦為樂？』諸比丘言：『世尊！此識是苦。』佛

復告言：『識既是苦、無常、破壞，非是正法，非是常住。若能如是見於識者，乃可能作如是思惟：「彼是於我，或我是彼，或我見我是於我耶？」』諸比丘言：『不也世尊。』

「佛告諸比丘：『汝等當知！所有諸色，或過去色，現在未來，若內若外，若麤若細，若上若下，若近若遠，一切不可作如是念：「彼是於我，我是於彼。」如是如是，如實正智，應須如是。所有一切受想行識，過去未來，現在內外。麤細上下，遠近諸識，不作是念：「我是於彼，彼是於我，或我是我。」如是如是，如實正見，當如是知。』

「佛告諸比丘：『汝等當知！若有多聞聲聞之人，能作如是思惟見者，當厭離色受想行識；既厭離已，一切不樂；既心不樂，而得解脫；既得解脫，當生是智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我如是知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說是法已，時五比丘於有為中，諸漏滅盡，心得解脫。當於是時，此世間有六阿羅漢，一是世尊，五是比丘。而於後時，如來授記：『汝等比丘！若知我初轉於法輪說法之時，不違我教，最第一者，謂五仙首，其憍陳如比丘是也。』」

時，諸比丘聞是語已，即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其憍陳如長老比丘，作何善根？以是因緣，如來初轉無上法輪，其能不違。」作是語已。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！至心諦聽。我念往昔，還在此處波羅捺城，有一瓦師。是時彼有一辟支佛，身體帶患，欲治病故，入於聚落。夏將欲至，其辟支佛，為治病故，詣瓦師邊，既到彼已，語瓦師言：『仁者瓦師！汝若不辭，我寄汝家一夏安坐，乃至治病，將息差故。』時彼瓦師，以清淨心，白辟支佛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大仙！此語不違，隨意而住。我當稱力，給奉大仙，四事供養。』時彼瓦師，為辟支佛，去家不遠，作一房屋，與彼令坐，安施臥具，蠅拂燈脂。時辟支佛，即於彼夜，入火三昧。時彼瓦師，見大火光，作是思惟：『何故此燈如是熾明而久不滅？莫彼草屋被火所燒？』

「爾時，瓦師安徐輕足，至草菴所，密私伺看，見辟支佛，結加而坐，如大火聚，熾然放光，其身儼然不被燒熱。瓦師見已，速疾却看，急走而還，後日信心倍生希有。而彼尊者辟支佛，住彼瓦師家，如是寂靜，經停一夏，安居將養，而彼瓦師所須四事，悉皆供奉而供養之。復將醫師，遣為治病，須藥療者，悉皆與之，而不能得彼辟支佛身病損差。彼辟支佛，既因身病，遂便命終。

「爾時，瓦師見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槃，見已悵怏，憂愁不樂，啼哭流淚，嗚呼稱冤。是時無量無邊人民，聞彼瓦師哭泣聲已，詣彼借問言：『汝瓦師！何故如是嗚呼而哭？』時彼瓦師，向彼人輩，說辟支佛神通因緣：『此之仙人，如是精進，如是持戒，常行妙法，我將醫師，來為療治，不能得差。』

「爾時，別有諸辟支佛，唯少一人，不滿五百，將栴檀木，以神通飛從空而來，闍維於彼辟支佛身訖，而慰勞彼瓦師言：『仁者瓦師！汝心應生歡喜踴躍遍滿於體。何以故？汝既供養此仙人身，汝此功德，汝當來世大得善利。汝見我等神通已不？』瓦師言：『見。』

「爾時，彼等諸辟支佛復語瓦師，作如是言：『如今我等所作神通，此之仙人神通亦然，於我等邊，此最老大。』時彼瓦師即問彼等辟支佛言：『尊者今居在何處所？』諸辟支佛報瓦師言：『去於此處，有一聚落，名王舍城，去城不遠，有一山名諸仙居山，我等居在彼處而住。』

「爾時，瓦師即白彼等辟支佛言：『善來諸仙！受我家食，訖隨意去。』

「爾時，彼等諸辟支佛一切皆受彼之飯食，食訖已後語瓦師言：『於當來世，有佛出現，汝於彼邊，發心乞願，藉此功德清淨之心。』聞已即白彼諸仙聖辟支佛言：『尊諸仙輩！前我門師，最老最大，願我亦然，於未來世，當得值遇釋迦如來，教法之中得出家者，願我老大成最上座。』彼等仙言：『願汝此誓決成就也。』

「爾時，彼等諸辟支佛與於瓦師此誓願已，即從彼處，飛空而去。瓦師既見辟支佛等飛騰虛空，神通而行，以清淨心，觀彼等行，合十指掌，頂禮彼等。爾時瓦師，見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槃，收其舍利，而起於塔，莊嚴彼塔，著好相輪，輪內懸鈴，繒綵幡幢，將諸香花，燒香末香塗香，而以供養。發誓願言：『藉此善根，於當來世，願值於彼釋迦如來，彼所說法，願我證知，我於彼邊願成最大最老聲聞。』汝等比丘當知！爾時彼瓦師者，今此長老大憍陳如比丘是也。其憍陳如，往昔供養彼辟支佛，以是善根因緣力故，今於我邊，最初說法而得證知。我復授記，於諸僧內最初知法，不違我心，於先出家，謂憍陳如比丘是也。」

佛本行集經耶輸陀因緣品第三十八上

「爾時，波羅棕國去城不遠，於中有一尼拘陀樹，彼樹扶踈蓊蔚滋茂，其城內外，一切人民，或諸王子、宰相百官，皆悉以時祭祀承事供養彼樹。其樹所有人來乞願：『願我此願，皆得稱可，我有所作，皆當得成。若我成就如是事時，我當祭祀奉報恩福。』而彼等人，或復先世業種清淨，或福力強，成就彼因，或逐現報，而隨心念，謂言此樹能與我願，而彼人來，作大供養，而報賽之。復有別人，來乞於願，隨願亦成。若復有人，來彼樹間，乞求男女，其人先業福德因緣，而得男女。而彼等人，各心念言：『彼等樹能與我男女。』彼等人來，各大祭祀，作大供養，報償彼樹。而彼林樹一切人民，為其作名，號曰乞求所願皆得如是神樹。

「爾時，彼城有一最大巨富長者，名曰善覺。而彼長者，多有資財，勢力自在，無量畜牧，所謂象馬牛羊駱駝，及驢騾等，無所乏少，豐饒五穀，多有奴婢，音聲伎妾，估客作人，真珠虎珀，琉璃頗梨，硨磲碼瑙，白玉珂貝，金銀銅錢，眾事具足，無所騫闕。其長者宅，猶如北方毘沙門天大王宮殿，一種無異。時彼長者，無有男女，所有親眷來往之者，作如是言：『謂仁長者！若仁自知，仁家巨富，多有勢力，略說乃至，眾事備悉。但仁家中，無有子息，而此城外，有一神樹，名曰乞求所願皆得彼樹，若有男子女人，來從乞求男女皆得。長者何故不往詣於彼樹邊乞求索男女？若能乞者，必應得生男女不疑，勿令仁家種族斷絕。』

「時，彼長者報其一切諸親族言：『何有是事？而彼樹木，無識無情，若能與人男女願者，無有是處。凡男女者，皆由父母先業因緣，或復福力而得男女。而彼人言：「我等自身各親祈請，並彼樹邊，得於男女，以得願故，至彼樹所，作大供養，報償彼樹。」』時彼長者諸親眷屬，再過三過，慇懃勸請彼長者言：『汝大長者！不可不信。彼樹實能如是與願，彼已得男，彼已得女。長者但去，彼樹能與人之心願，索男得男，索女得女，決定無疑。』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四